

人在旅途

古镇千秋

■孙幸福
安徽省的池州市东至县东流镇，晋代时属彭泽县。这里是皖南进入长江的重要水陆交通枢纽，一千多年来商船往来不断，店铺鳞次栉比，喧嚣繁华。黄庭坚在这里写下“沧江百折来，及此始东流”的诗句；陶渊明任彭泽县令时，曾在东流种菊。东流古街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，现存明清建筑1000多幢，建筑面积达18万平方米。这些建筑是“青砖小瓦马头墙，翘角飞檐悬梁”的徽派风格。虽然千年风雨使粉墙斑驳、黛瓦失落，但残缺的精美木雕雕件使沧桑美感尽露，仿佛时光的皱纹，很有味道。

政府对老街整修重建，许多摇摇欲坠的老建筑正在施工，有的已成为美术馆、油画馆、雕塑馆、酒庄、客栈和店铺。十字街口向西不远，有处原貌基本完好的老屋，主人是五六十岁年纪的男人，见我们至此就邀请进去参观。整个建筑大约300平方米，正宗的“前店后坊”布局。门前夕阳照射下，一片菊苗生机勃勃，房主自豪地说：“东流镇人家，就我种的菊花多。我收集了30多个品种呢！”除了外来游人，老街上年轻人不多，经历了岁月变迁的老人聊晒太阳，种花度时光，看淡了世事，守着老街颐养天年。由于是周末晚上，十字街口的木台子和四方摆的几排椅子已经就绪，音乐也响了起来，社区组织的黄梅折子戏快开演了。由此想到辛弃疾曾在这里心仪一个女子，后来他故地重游，写下《念奴娇·书

东流村壁》，回忆当年“曲岸持觞，垂杨系马”的风流倜傥。

正如现代人追求慢生活，东流人的松弛在1000多年前就已形成传统。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，一是喜欢东流没有车马喧嚣的生活；二是离他老家九江浔阳只有百里，种田的收获足够酿酒。这对陶渊明有非常强烈的诱惑。比起宦海沉浮，洗尽铅华、古老安静的东流，才是他心灵的归处。

因不堪官场黑暗和腐败，更与顶头上司交恶，仅任彭泽县令80多天，陶渊明就挂印辞官，归隐田园，去追求他心目中的“桃花源”，并挥毫写下《归去来兮辞》。

作为田园诗的鼻祖，陶渊明的品格、诗歌以及那份悠然使很多崇拜他的人都在东流流连忘返。因为酷爱菊花，为了纪念陶渊明，人们把东流镇雅称为“菊邑”，附近的长江段称为“菊江”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到了镇边磬石山上。这是当年陶渊明种菊赏菊的地方，后人建起了陶公祠。坊外种从菊，祠前植五柳。大门前有一副耐人寻味的对联：逢盛世定不作桃花源记，遇明君哪得赋归来辞。总结了陶渊明怀才不遇的人生。祠堂厅院中有高大的陶渊明立像，先生眼望处，是一方绿茵茵的菊圃。“浩歌传三径，傲菊自千秋”，可以想象，入秋时节，霜风一起，满目皆菊，金黄一片，是何等的壮观。陶渊明这个“菊痴”，一定会饮酒赏菊，痛呼快哉！

心灵漫笔

秋色斑斓

■安心悠
喜欢苏轼那句“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”，尤其喜欢“橙黄橘绿”这四个字，不言秋深，不说冬近，用两种果子的颜色就把眼下的时节说得活色生香。黄是饱满的黄，是春天的鹅黄经过整个夏天的生长，在秋天长出了重量；绿是春天的碧玉经了风霜，历了世事，不再怯生生，不再绿如蓝，而是变成一种墨绿色的老玉，温润见风骨。没有春的喧闹，没有夏的泼辣，秋天就是板栗在炒锅里炸了壳，香甜的气息从容地穿过小城的每一条街巷……

周作人说，春天的是官能的美，是要去直接领略的，关门歌颂一无是处。何止春天，秋天的美亦需出门领略，务必到旷野里去，亲自吹一吹风、晒一晒太阳，甚至淋一淋雨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跋一座山、涉一条河，看一看南飞雁，掬一把清浅水，就放下一切，偷得浮生

半日，然后迎着晚霞，把月光披在身上，慢慢走回家。在路上安静地想一想，到底是为了追求什么，值得我们反复错过四季更迭？至少我希望，当冬天来临，雪花飘落的时候，我可以站在雪中，清晰地想起这个秋天的某个下午，落叶曾像雪花一样缓缓飘落下来。

秋天真是斑斓啊！且不说层林尽染，就单一棵栎树而言，粉红、深红、黄、绿、白、青、灰……简直就是大自然的调色盘，但即使这么多颜色杂糅一起，也并不凌乱，我反而为遭逢这样一棵彩色的树心生柔情，一定要拿手机拍下来。但是，我能拍下它色彩的灼灼，却拍不出它似水的柔情。你说你没有特别喜欢的树，没关系，那就从爱上一棵栎树开始，爱上整个秋天吧！

那是国庆假期的某天，我从彝园出发，沿河堤一路西行，徒步去市图书馆。本来一小时就能走到，然而，因细雨蒙蒙，因绿草如茵，因某朵野花和栖在花间的蝴蝶，因树上的果实和树上坠落的叶子，还因睡在湿草从里的野猫和蟋蟀……它们都是秋的时光轴上的坐标，我甘愿为之停留，不赶路，感受路，让原本一小时的路程延长到两小时开外。

火棘果树——从来没有在秋天见过这么热烈的树，那小小的红果远看像火，近了又觉是多年的相思攒成的红豆，千颗万颗压枝低。那一刻，我就知道我会把它写进文章里。广玉兰的落叶像芭蕉扇，我收集了一堆，摆在草地上，心里隐隐觉得它似乎正预测一种未知的别离。我还捡了银杏树的果子，在地上拼成我喜欢的图案。这些都耗费了不少时间。

在秋天，有些植物的叶子可以当花来赏。比如枫、银杏，尤其在阳光下，那些叶子是透明的，轻盈欲飞。如果一

棵树一半在阳光里，一半在阴影里，那对比就尤为明显，你会觉得沐浴在阳光里的那一半璀璨夺目、熠熠生辉——光在它的枝丫上跳舞，在它的叶片上流转，明晃晃的，仿佛在吟唱、在讲述、在呼唤，可是我说不出内容；阴影里的另一半树却充满了孤独。

我的生活不够完美，但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。我心怀愉悦，不需要同伴，只从容不迫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，把采摘的野花装满工装裤的口袋。那一刻，我深深地感觉到，日常堆积在体内的紧张焦虑情绪完全消失了，我正被月光洗去尘垢、被星星种上锋芒。吹在耳畔的风撩拨着我的几缕头发，我感到一阵舒适。

对待季节当如对待爱人。爱一个人，不应只爱他的明媚，也应爱他的黯淡。深秋，寒露霜降之间，我爱那些风轻云淡、橙黄橘绿的丰腴日子，也爱那些凄风苦雨、万物凋零的惨淡时光。

柿子甜甜

■王俊强
我家院子里有一棵柿树。它原是一粒被随手丢弃的柿子核，在我家堂屋外的脸盆架下悄悄发芽。由于长期受到溅出的水花的滋润，长成了一棵小小的柿子幼苗。谁也没有在乎它，它便自己生长，终于长成了一棵细长的柿树模样。

父亲说，柿子甜甜的，老人和小孩儿都喜欢吃。初春，他便把这棵柿树移到了院子的西南角。那里没有大树和房子的遮挡，他又找人对柿树进行了嫁接。

以前，父亲骑着自行车去别村做小生意时，总会在集市上买一些柿子放在自行车的竹篓中，里面铺着柔软的麦秸秆。带回来的时候，柿子安静地躺在麦秸秆上，红红的，晶莹剔透，似硕大的红宝石。我和弟弟一早就闻到了那甜甜的、带着麦秸秆味道的柿子香。

我们总是让奶奶先吃。奶奶拿出一个柿子从中间掰开，尝一口说：“这柿子真甜！”然后把剩下的柿子分给我和弟弟。我和弟弟接过柿子就迫不及待地吃起来。那是一种糯糯甜甜的味道，汁液顺着舌尖沁入心脾，甜得令人陶醉。

我家的柿树是一种能结出硕大“磨盘柿”的品种。“磨盘”是一种比喻，说明它比一般柿子要大。这种柿子在树上不容易自然成熟，父亲有时会用特制的摘柿器——长棍顶端用绳子绑上一根结实的小棍，搭上柿子旁边细小的枝条，用力一拧，柿子就会落入我和弟弟在树下撑起的破床单中。等床单里攒够一定数量的柿子，我们再把它们放入竹篮中。

摘完柿子，父亲会把柿子一个个放

进提前在院中空地挖好的地窖里，然后在地窖里点燃一些麦秸秆。等麦秸秆燃烧正旺时，他会迅速盖上窖口。隔上三四天再打开窖口，里面的柿子就全熟了。那时，父亲就挎着装满柿子的竹篮，到集市上去卖。

如今，柿子早已不是鲜物。秋季，这棵柿树枝头依然挂满了柿子。从树下经过，柿香便会扑鼻而入。抬头望去，柿子在阳光的照耀下和叶片的反衬下，显得光亮、丰满。自然成熟的柿子颜色格外深红，迎着阳光，仿佛能看见它的心脏、汁液，甚至内部的脉络。

我找了一根长棍，对准一个熟透的柿子，似乎还没碰到，就听到“啪”一声，它落到了松软的土地上。它的形体略有塌陷，却仍努力保持汁液不外溢，仿佛在守住最后的尊严。表皮裂开的缝隙里露出软糯、香甜的果肉。

儿子捡起柿子，顾不上擦直接放入嘴里，轻轻一咬瞬间爆汁，他的嘴角、脸上甚至衣服上都沾满了橙红的浆液。在这甜甜的柿子与生活之间，狼狈的吃相已不值一提。

传统的麦秸秆烘柿法已经一去不返。老年人现在都知道把柿子和几个苹果一同放在塑料袋里，只待几天，柿子就悉数全熟。但是，我不喜欢这样味道的柿子，总觉得它们缺少一种草本植物的香味。

返城时，父母把收获下来的柿子都给了我们，并反复嘱咐我们要及时把熟透的柿子吃掉。我再次抬头望向家中的柿树，看到了树顶端的两个柿子，是父亲故意留下的。他说：“鸟儿也需要食物。”我想，这便是甜甜的念头吧！



柿柿如意 国画

王民哲 作



灰培豆腐

■陶清雨
在我们老家，豆腐是餐桌上常见的营养食材。无论是淋上芝麻酱的凉拌老豆腐，还是掺着辣椒油的豆腐干拌菜，抑或是外酥里嫩的脆皮炸豆腐，都有着独特的风味。而我记忆深处最难忘的，还是小时候母亲为我们制作的灰培豆腐。

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农村，一进入冬季，除了萝卜白菜，就很少再有时鲜蔬菜了，肉类更是奢侈品。为了满足几个孩子的成长需要，母亲总是用家里仅有的几种食材，变着花样地做美食给我们吃。灰培豆腐是其中之一。

一进农历腊月，母亲便着手做灰培豆腐。她先把筛好的柴草灰倒进干净的木箱，均匀铺成厚厚一层，再将买回的老豆腐切成食指宽的薄片，一片片码在灰上，均匀撒上细盐。摆满一层后，再覆一层灰，再码一层豆腐，再撒盐……

“妈妈，这样就可以做出好吃的豆腐了吗？”我一边帮着母亲递豆腐片，一边问她。“豆腐片铺完以后，还需要在上面压上几块砖。过两天等草木灰浸透了，再换一次灰，前后要过一星期的时间才能呢。”“为什么要压上砖块呢？豆腐不会被压坏吗？”我抬起头来，疑惑地望着她。“不会的。压砖块是为了让豆腐出水更快、更干净，使豆腐片更加筋道可

口，到时候不管是凉拌还是炖煮，都美味得很哩！”母亲边回答我，边利索地将最后一块砖压好。这样，做灰培豆腐的步骤算是完成了。

一星期转瞬即逝。在我们的注视下，母亲拿掉砖块，去除草木灰，小心翼翼地将压好的豆腐片摆放在竹筐里。随后，她找来一根细细的麻绳，将其中一部分灰培豆腐穿起来挂在厨房的横梁上。这样既不容易变质，又方便做菜时随用随取。

母亲把预留的几片灰培豆腐干浸泡在水盆里，用小刷子刷掉浮灰，再用水冲洗干净，沥干水分后切成薄片放在碟子里，配上切成丝的红辣椒和葱花，撒上五香粉、食用盐，最后淋上几滴香油搅拌均匀。那清香的味道立刻弥漫了整个厨房。

我们争先恐后地围上去，各自拿起餐桌上的烙馍，卷起豆腐就往嘴里送。别看这些灰培豆腐其貌不扬，吃到嘴里却咸香劲道、别具风味，再配一碗玉米糝粥，好吃得让人停不下来。

如今，人们生活愈发丰富多彩，城市的快捷里总藏着紧张与压力。每当独自漂泊他乡感到疲惫无助时，我便会想起儿时围坐在母亲身边，大家一起分食灰培豆腐的温馨场景——那咸香里藏着家乡的味道，也藏着幸福的味道。

文化漫笔

海南的椰子树深圳的写字楼

■宋源
我欠海南一篇文章，一篇写椰子树的文章。这欠就是十多年。

我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原农村的寻常家庭。比起如今的年轻人，那时的我没有见过什么世面，也很少有机会远行，但心中却始终怀揣着“远方”——天之涯、海之角、海上日出、大漠孤烟以及文学的浪漫和爱情的忠贞，都在我年少的心中悄然生长。

直到工作几年后，一个偶然的机，我与几名同样怀揣梦想的青年，几杯酒下肚，决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

翌日，我们便踏上了前往海南的旅程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大海，第一次站在传说中的天涯海角。五天的旅程中，我们尽情拥抱湛蓝的大海、感受迷人海风的吹拂、品尝各种热带水果和各式海鲜，有人甚至邂逅了爱情。一切都美好得如同梦境。

然而，最令我震撼的，是海南的椰子树。

坐在旅游大巴上，我远远地看到路边、海边那一排排椰子树。那是我第一

见到现实中的椰子树。它们与海报中那种沙滩、凉亭、小椰树的画面有着截然不同的样子，我不禁多看了几眼。我很快发现了它们的独特之处：几乎没有旁逸斜出的枝条，只有笔直的主干，碗口粗细，直插云霄。顶端的枝叶托着果实，努力向上生长。那种专注与坚定瞬间击中了我。

随着车子的前进，我又看到了更多的椰子树。它们身上有被狂风虐过的痕迹：有的树干倾斜三四十度、六十度，有的甚至与地面平行，令人心生怜悯。然而，还未等我叹息，更震撼的一幕闯入眼帘：那些被狂风吹歪的树并未就此倒下，而是硬生生地凌空折断了身子，以近九十度的姿态重新向上生长。那一刻，我湿了眼眶。

从海南归来，那一株株百折不挠、顽强向上的椰子树便在我脑海扎根，当即许下的心愿，要为它们写一篇文章。然而年复一年，文章仍未落成，我对椰子树的共情却深了一层，多了几分“忍辱负重”的理解。每当传来台风消息，我忍不住会想起那片在狂风中艰难又倔强的椰林。

2024年国庆节后，我第一次来到了深圳，见识了这座城市的繁华与活力。坐在

网约车上，我为一栋栋摩天大楼惊叹——它们或美丽雄浑，或古朴厚重，或现代简约，各自绽放着独特的光芒。这个小渔村蜕变来的国际大都市不愧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，不愧是开创了时代速度的地方。

后来，随着所见愈多，我已深深地被这座城市惊艳到，被它的美丽和自信所吸引。

朋友说，深圳市是全国摩天大楼最多的城市。但我认为，最动人的并非数量，而是每栋楼宇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气势。无论是大企业的总部大厦还是小企业的楼宇，无论是居于群楼还是独踞半山，这些楼宇都闪烁着精心设计的的光芒，争奇斗艳，出新出彩，诉说着创新与突破。远远望去，宛若一个个花季少女全力绽放着自己的青春，散发出独特的魅力，让人目不暇接、如痴如醉。

一个下午，我们到了莲花山公园山顶广场，瞻仰了邓小平同志的铜像。伟人昂首阔步，目光坚定，令人肃然起敬。站在观景台上，顺着伟人的目光远眺，深圳市区的景色尽收眼底，仿佛一幅壮丽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。近处的市民中心，大鹏

展翅般立在中轴线上，雄浑而又不失灵动。远处蓝天白云之下，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，错落有致。这些楼宇高耸入云、气势恢宏，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，彰显着这座城市的繁荣与活力。我知道，每一座建筑都是这座城市精神的注脚——深圳奇迹的发生，不仅仅在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国家的开放政策，还在于深圳人民那份敢于创新、乐于创新，敢于突破常规、乐于展现自我的精神和勇气。

深圳归来，我决心偿还多年的文债。

海南和深圳的两次行走使我收获满满、受益匪浅。海南的椰子树和深圳的写字楼以同样向上的姿态深深地触动了我，让我看到了专注且坚韧的力量，使我的生命从此充满了创新的激情和奋斗的勇气，任风雨来袭仍百折不挠、砥砺前行。人生因此更加丰盈，前行之路因此更加坚定。谨以一首小诗作结，与诸君共勉：

愿趁青春掬圣水，
抛却流年芥蒂生。
更行龙脉千万里，
河清海晏满华庭。